

第五幕：愛的更新

經歷的回顧與展望

雅歌一劇的發展，照「啓、承、轉、合」來說，已經進入「將轉待合」的階段。像所有偉大的愛情故事一樣，都有高潮低潮，其中的男女主角都必經過誤會與恢復。這是愛達到成熟必經的試煉。經過這樣的蒸曬，才是完全的成果。

但是雅歌書的屬靈意境，也在這樣一種敘述中展示出來了。明顯的，若是沒有經過失敗與回轉，總沒有人能進入完全的愛神。我們注意使徒彼得所接受的篩試，就應當有所領會。你把路加福音廿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節和約翰福音廿一章連起來，你就會覺得主對彼得的殷殷垂詢，都是在要點上。主問他說：「你愛我嗎？」正在節骨眼上。彼得的跌倒與站立，都是因為主有意的試驗，為要增進他向著主的愛。

有趣的是，主對彼得說：「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弟兄」，彼得怎樣「堅固弟兄」呢？你想他會用很嚴厲的態度責備軟弱跌倒的人嗎？絕不會！我多半相信他會用愛基督的愛，來愛弟兄；因為「愛能遮掩許多的罪」（參彼前三8，四8，彼後一7）。

生命的榮美曙光

我們的經歷能超脫彼得嗎？能超脫雅歌中的新婦嗎？所以讓那些跌倒以致灰心的人再來看佳偶的生命吧！你必然得着激勵！歌中之歌怎麼說的呢？讓我們再來欣賞欣賞上一幕的結局：

「那向外觀看如晨光發現，

美麗如月亮，

皎潔如日頭，

威武如展開旌旗軍隊的，

是誰呢？」

生命的美麗已經「透出來」了。箴言第四章十八節說：「義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，

愈照愈明，直到日午。」所以，「晨光發現」實在是說明佳偶的生命，已經走在屬靈的路上，有了成熟的曙光；她的見證與經歷要使許多人受感動。

「日頭」和「月亮」是明確的對照：大的照晝，小的管夜。兩樣都是光體，但是後者只能反射前者的光。主說：「你們是世上的光」，「你的光也當照在人前」。當主不在地上的時候，人何由看見祂的光呢？就是靠生命成熟的信徒了。這是基督徒的責任。我們要求祂：因為愛祂的緣故，生命與祂相合，因而反照出祂的形象。萬不可像「斗」，反倒蒙蔽了主的光。「斗」和「燈罩」的樣子有點像，但是一個是完全不透明的。怎麼才會「透明」呢？這就是雅歌書由「愛主」之路這一方面，給我們的指引了。

第一景 核桃園中的沉思 (六章十一節—七章十九節)

「我下入核桃園，

要看谷中青綠的植物，

要看葡萄發芽沒有？

石榴開花沒有？」

(六 11)

主題一：靜思自省

我們曾經說道，「雅歌」不注重工作，着眼點是叫人注意發展愛的關係（註一）；但這並不是叫我們不要工作。這一節就是十足論工作的話。否則愛主的人豈非都不必作工了？但是事奉的出發點，第一應當是基於和主當中愛的關係。海弗格爾有一首奉獻的詩歌，內中有一句是「因受愛催促才舉動」，可說是該詩的精粹（註二）。真可惜，今天太多人的事奉，第一是出於「責任」，我說的責任，還不是神給的責任，而是因人而生的責任感。尤有甚者，連責任（忠心）都談不上，只不過是工作的野心、個人的名望；那樣的人，事奉並無真喜樂，他該多讀讀歌中之歌！

生命的事奉

主所要得著的，是先確定我們和祂中間愛的關係正常；然後再談事奉，自然是從生命中流露出來的了。我們太容易拿工作來代替主，拿成果來搪塞主所要求的生命關係。許多人自己屬靈光景已經不對，還在事奉；過了許久才顯出失敗，這又何苦呢？

出於生命、出於愛的事奉是自然的。這節聖經多好呀！這兒看看青綠、那兒看看發芽、看看開花、放香，她在工作中還有悠閒的享受。並且她所注意的，都是一些細微的生命現象（葡萄、石榴的花都不大），那些沒有看過、跟過、學過這一位良牧，怎樣「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」的（六2等），是無法領會的。牧者應當怎樣照顧羊群，不是一種方法，而是生命的關係。從前我們在一個地方受帶領，學習事奉；那些外面的方法還好學；但除非你長到某一個生命的度量，你沒有法子注意到各種基本生命的現象，許多該注意的事情，還是被忽略了。

真正進入牧養的生命，你不必怎麼樣特意造作，人也看得出來。對於神兒女的照顧、安慰、勸勉、鼓勵，你會摸到生命的感覺。神的兒女真像嫩芽，若沒有巧手，太容易碰

傷了。我說的牧養和事奉，並非專指傳道人；每一個肯從主學習，由愛入門的聖徒，到你生命長進成熟的時候，都自然會注意弟兄姊妹生命的現象而事奉的。

尊長的車

「不知不覺，

我的心將我安置在

我尊長的車中。」

(六12)

「尊長」二字，可譯作「尊貴人」，可能指的是君主。但是這兒整句的翻譯，應作「不知不覺，我的心將我安置在我民中尊貴者的車中」。好些字是堪玩味的：為什麼她會「不知不覺」呢？為何會進入車中呢？

如果是用舞台劇的展示，怎樣表現這句話呢？新婦在園中「工作」，但她心中所想到的，並非別的，而是良人。因為她正在作的事，就是良人的工作。（我們牧養是為主牧養，怎麼能不想到主呢？）她愈思想，她的心愈靠近主，她恨不得飛奔朝向良人；因此她即

刻上了「尊貴者的車」。這車可能是一直隨侍在她身旁的。她下到核桃園中，顯然並不能長驅直入；必須棄車從步。現在急於會見君王，當然採取最快的速度了。

心靈的事奉

我們記得在迎婚的時候，王曾用十足的儀仗來接她；婚後，這尊榮豈不加倍嗎？但雅歌的發展，一路朝向生命的相契，好像這些儀仗竟成多餘！然而到她生命成熟的時候，實在是配得上這一尊榮的車乘。

身份要生命配得上才是美麗的。不然就落得一個「華而不實」。凡是有心事奉神的弟兄姊妹應當從這兒得到教益；我們的工作必須有生命的配合；力量如何，工作也如何；愛有多少，工作的範圍就有多少。我們學習等候主，不要忙東忙西、急於爲主作什麼大工（註三），反而能在安息中不斷進步、不斷往前。我們很容易羨慕像彼得在五旬節那樣被主大用，卻要三思才會承認，像保羅那樣在監中寫出腓立比書，可能更有價值。我們很不願拿保羅和彼得相比；就單看保羅吧：他有與人在雅典公開辯論的時候（徒十九8-12），也有退下來服事部百流父親的時候。只要是與主心相契合的，它就將我們「安置

在尊長的車中」。是什麼更重要呢？是工作大呢？還是與主同心呢？唯願工作的思想，日漸被主的同在而取代。

觀看書拉密女

當她這樣登上尊長的車，絕裾而去時，周圍的人也看出她的不同了。（刮目相看？）他們對她呼叫：

「回來！

回來！

書拉密女！

你回來！

你回來！

——使我們得觀看你！」

（六13上）

這些話是出自衆童女之口。就戲劇的果效來說，一定是用合唱的方式，表達出衆人

的羨慕，語氣中有驚愕、有讚嘆，說不定更有忌妒，甚至於挑戰。

這位書拉密女——這是歌中之歌第一次稱呼她的名字。大部份的解經書一開始就稱她為書拉密女，方便是方便了，卻有誤導的作用，並且也不能突顯這兒出現名字的深刻意思。

「書拉密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「所羅門」的女性字（註四）。中文裡名字也能暗示性別，所以有些男人的名字女性化，女人的名字男性化，給當事人帶來一輩子的困擾。但這裡希伯來文不同，明明是一個字，給它安上不同的字尾，就用在不同的性別上。書拉密就是所羅門。（「書拉密女」的「女」字是不必加譯的。）所羅門的意思是「平安」、「平安的君王」或「神的平安」。

這位書拉密女——一直到這個階段，這女子才顯出了所羅門，她才配稱作「書拉密」。人看見她，就像看見了所羅門。

她能走到這一地步，要付相當代價。她與衆童女大不相同了；本來在本書一開始時，她也不過是衆童女中的一個，與她們一同進入王的內室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了。只有她與所羅門是全心相連的。經歷是屬於個人的；生命雖然起初都是一樣，但發展到後來，結局竟大不相同。有些人追求主、全心愛主，隨著時間，生命成長，有些人，卻蹉跎光

陰。像這些童女，到頭來只有遠遠觀看書拉密女的份。她們的呼喊並未使她回頭。

瑪哈念之舞

「你們為何要觀看書拉密女？」

像觀看瑪哈念跳舞的呢？」

(六13下)

這句話是誰說的？大概是所羅門吧！當書拉密女從舞台這邊下場，頭也不回的出去時，所羅門動容了（所羅門的聲音應當來自舞台背後）。她有什麼必要回頭取悅衆童女呢？她只知道要會見所羅門，就是她全心所愛的。她有什麼好炫耀於人的呢？

屬靈的事是不能炫耀，也不能表演的。你看主耶穌有沒有表演個神蹟給人看看呢？當然沒有！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，主沒有滿足他們的好奇心（可八11～13）。因為屬靈的事情不是表演的。到最後主在十字架上升時，又遇見了挑戰：「你如果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！我們就信你。」（太廿七38～44；可十五29～32）主有沒有表演一下呢？

主說：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將珍珠丟在豬前（太七6）。今天好些人似乎不明白這一層道理，太容易把屬靈的事情作為炫耀。我不說他們的能力必不長久，至少在屬靈生命上會叫人覺得有這麼一點問題，覺得他不懂得生命的細微之處。

書拉密女怎麼樣呢？她有沒有「答應」眾女子的請求；在她們面前跳舞呢？沒有。她的生命成熟穩定老練。她毫不遲疑的走了；但是她在王的前面，卻是自由盡情的跳舞。（第七章起，應是一段舞曲。）

「瑪哈念」的意思是「二隊軍兵」。歷史上最早記載是雅各在這裡遇見神的使者（創卅二2）。有人說，雅各在這裡得到「暗示」，（他自以為得「啓示」？）把家眷分作兩隊，分批去見以掃。神卻在雅博渡口，特別來和他摔跤，並且把他摸癩了。

瑪哈念和跳舞有什麼關係呢？瑪哈念和書拉密女有何關係呢？前者我們不太清楚；或者在以色列歷史中，瑪哈念有跳舞的節期，像示羅一樣（士廿一19）。但提到書拉密女，卻不會不想到雅各也在瑪哈念——昆努以勒中間過了生命轉換的大關。

主題二：書拉密之舞

瑪哈念的舞蹈，可以用大規模的群舞展出。然而在群舞之餘，卻有一場獨舞，是屬於書拉密的。雅歌的寫法是很奇妙的。幕、景的轉換，似幻似真，若斷若續。書拉密女來了，她有機會在王面前舞蹈，這舞是要討王喜悅的，是讓王欣賞的，她若聽見王的稱讚，就滿足了。王怎麼稱讚她呢？

「王女啊！

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！

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，

是巧匠的手作成的。

你的肚臍如圓杯，

不缺調和的酒；

你的腰如一堆麥子，

周圍有百合花。

你的兩乳好像一對小鹿，

就是母鹿雙生的。

你的頸項如象牙台，

你的眼目像——

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，

你的鼻子，

彷彿朝大馬色的利巴嫩塔。

你的頭在你身上

好像迦密山，

你頭上的髮是紫黑色，

王的心因這下垂的髮辮繫住了。」

(七1{5)

這一切的稱讚，我相信是在書拉密女舞蹈時形容出來的。雖然舞姿妙曼，形容的還是她本人。

王女

我們先注意他起先的稱呼——王女。

怎麼會是王女呢？她的出生並非貴族。但是聯合的地位，再加上經歷，叫她成爲尊貴。王的生命性情，給她耳濡目染，磨蹭到一點了。

現在稱爲「王女」是恰如其份了。從前可以稱讚她的美麗，現在卻是稱讚她的尊貴（詩篇四十五篇十三節也用「王女」的稱謂）。

我們的名字如何呢？「基督徒」的名字當得起嗎？「與基督合一」是真是假呢？人看見我們，就是看見基督嗎（參約十四9）？

我們生命上的每一部分，都該像基督。王女的脚、鞋、大腿、肚臍……每一部份都有可欣賞的。我們來把它分解、分析，或者會嫌生硬、令人生厭。但是這是全書最後一次形容，也是最詳盡的形容，又實在有著生命成熟中的屬靈意義，所以，雖然我寧可欣賞她的舞姿動態之美，也不得不在細節上略爲剖白一二了。

腳與腿

照以弗所書看，鞋是指著福音（弗六15）。鞋沒有腳不會動，腳沒有鞋走不遠。福音應當「隨走隨傳」，不傳福音的基督徒走不遠。大腿是力和美的象徵，舞蹈的主要肢體就是大腿；這個舞（二隊軍兵之舞？）想來不會是「弱不禁風」式的舞，多半是表現輕快、節奏、強力、得勝之舞，大腿的健美應是必要的。

書拉密女給人的印象是什麼呢？她雖是「王女」，卻不是深藏宮中，拒不露面的那一型。弟兄姊妹，我們作基督徒，給人的是什麼印象呢？是出世的呢？還是入世傳福音的呢？基督徒不能世俗化，卻也不能離群索居，作了「大隱隱於市」的現代修士。在美國的中國人，已經很容易犯上與社會脫節的毛病了：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」，影響中國人的個性太深了。中國的基督徒有沒有傳福音的健康美呢？

腰與臍

肚臍有什麼講究呢？這恐怕是人體上最難形容的部份了。（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拿一個臍橙來細細端詳！）但他偏偏說像個圓杯，其中還不缺調和的酒。這真是豐富的想像力！但是你要曉得，王是在欣賞書拉密女的舞蹈，當她邊舞邊旋轉的時候，豈不是露出若隱若現的肚臍嗎？肚臍是人的中央部份，吸住眼目豈非自然的嗎？從肚臍聯想到漩渦，和她的迴旋舞姿溶為一，不是很自然嗎（「圓杯，也可譯作「漩渦」——註五）？漩渦不能沒有液體；這個圓杯中滿了調和的美醇，真是未飲先醉了。

所有的器皿，在聖經中題到的，似乎都和盛油盛酒有關。這也是很明顯的屬靈意義，要叫我們作為充滿聖靈的器皿。

腰本來是人最有力的部份，用在男子身子，稱作「虎背熊腰」，但在女子身上，除了力之外，還要美；它的線條必須是柔和的，必須是自然的。麥子是金黃色的，你把一堆麥子倒出來，它就自然上尖下流，構成自然而又優美的線條。看來就舒服（註六）。

百合花在聖經裡，是信心的象徵（太六28），和一堆麥子擺在一處（得三7），叫人

想到生命的豐收。書拉密女是個生命成熟的女子，我們每個人都都應當有這樣的指望作個信心活潑、生命豐盛的基督徒。

乳與頸

「兩乳好像一對小鹿」。在這裡，道學的眼光或低俗的眼光兩不相宜。只有純情與浪漫的春光，才會發現用小鹿的羞怯來形容兩乳，是何等有趣。

女子的兩乳，很難叫男人不起情慾（大衛犯罪就是一例——撒下十一2）。但歌中之歌並沒有避開，或用其他字眼來形容——這是要給人正確的性觀念。維多利亞的時代過去了（中國封建時代亦如是）（註七），開放與濫交是否就表示人類的「進步」呢？基督徒當然要說「不！」因為婚姻神聖的觀念，及身體聖潔的教訓，是整體救恩論中的一部份。但神造人的身體，包括由視覺引起各類刺激的本能，仍然可以是美感的享受。

「你的頸項如象牙台」。會興賞芭蕾舞的人就知道，頸項大有看頭。你是不是以為只有舞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時，舞者才須把頸項伸得長長的？頸項大有講究，是非常有力的肢體語言。是堅毅？是高傲？是哀傷？真堪玩味。

舊約裡面多次講到以色列人是「硬著頸項的百姓」（註八），多次擊打，仍然倔強。但是，一個人不能作沒有背脊骨的動物。他要能負責、堅忍，就必須「頸項如象牙台」——我們向著神儘管要柔順，在神所托負的責任上，卻沒有妥協。

眼與鼻

「眼目像……水池」。中文怎樣形容眼神呢？我們也說「一泓秋水」。根據史家考據，在希實本、巴特拉併城門旁有兩座水池。我想，這在當時一定是「名勝」，為人週知；否則這樣形容法豈非落空。

「鼻子彷彿……利巴嫩塔」，一定是很高了。鼻子是臉上最凸出的器官，也是受孕第一個形成的器官。是不是高鼻子一定美麗呢？中國人恐怕不願意下結論了。但聖經中卻明明說，塌鼻子的人不可任祭司職份（利廿一8）。所以鼻子的事情還是有屬靈的意思。鼻子的方向就是人臉的方向。你向前走的時候，鼻子應當是清清楚楚、有方向的。利巴嫩塔朝大馬色，那麼我們行動的方向朝向那裡呢？

頭與髮——全身體

「你的頭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」。迦密山是大大有名的，那裡曾經是先知以利亞與巴力衆先知爭戰大獲全勝的地方（王上十八20-46）。但我們要提醒，在所羅門王的時候還沒有發生。若要有什麼大事，該算是大衛在迦密娶了智慧的女子亞比該吧（撒廿五章）！迦密是個有浪漫歷史的地方。

我們注意到這裡題到「在你身上」；事實上，王的眼目從腳、腿、臍、腰、乳、頸、眼、鼻一直到頭——由下到上全身看遍，欣賞她的美麗（註九）。這是一個非常親蜜的時刻，這個舞是專一爲王的。

頭髮是說明榮耀，也是能力（拿細耳人），而頭髮也是愛與奉獻的具體關鍵（約十二3）。黑色其實是很豐富的顏色，也有很多不同的黑：這裡說的「紫黑」，一定是油亮亮的烏黑秀髮。當她在跳舞時，有幾縷頭髮自然的鬆散下垂，這是十分動人的。如果你所愛的，在你面前這樣跳舞，你的心是不是也會像王一樣，「因這下垂的髮絡繫住了」呢？

歡樂的自由

「我所愛的，

你何其美好，

何其可悅！

使人歡暢喜樂。」

(七六)

我們說過，這是極親蜜的舞蹈，舞者只有一人，對象也只有二人，這是個單獨的交。大衛愛神到忘形，也會在迎約櫃的時候跳舞，甚至引起米甲的輕視（撒下六16）。到了新約，保羅怎麼說呢？他說，在神面前顛狂，在人面前謹守（林後五13）。也許由於舊禮教的束縛，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比較「放不開」的。連在神面前的敬拜，也都還是謹守居多；在「聖靈裡的自由」（林後三17）只是在頭腦中，還不能自由的表現，所謂「身體語言」的運用，仍像有障礙。

而在這裡，書拉密女的舞蹈，達成了（神所造的）身體功能最大的自由度。有些在

靈恩歷歷上有突破的信徒，在敬拜上採取了更自由、更大膽、更奔放的表現（真的自由）；就算我們不能模仿，至少也該接受、欣賞才好。

保羅教導我們，要以神為樂（羅五11），神也要以我們為樂（番三17）。像王和女這樣彼此歡愉，完全奉獻，互相取悅的夫妻關係，是神造人交通的目的。能進入這樣一種自由交通的聖徒，是飽嚐主愛，無何間隔，生命豐盛，無故作、無虛假、無隱藏的聖徒。

豐滿的身量

「你的身量——

好像棕樹；

你的兩乳——

如同其上的果子；

累累下垂。

我說：

我要上這松樹，

抓住枝子——

願你的兩乳——

好像葡萄纒纒下垂；

你鼻子的氣味——

香如蘋果；

你的口——

如上好的酒；

(女子說)

為我的良人下咽舒暢：

流入睡覺人的嘴中。」

(七7~9)

第七節裡第一次提到「身量」，不也是很自然的嗎？在此之前，她還談不上豐滿的身量。信徒的身量（弗四13），在神眼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這個身量的衡量，是以多少「成分」的基督來考核的。感謝主，近年來在各不同的教會中，對於靈命成長的要求，開始更重視起來。「用基督來衡量」(Measured by Christ)這一類的話，已經可以被許多教會

接受了。這就是證明神的兒女，已經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，有著竭力要進入到完全地步的心態了（來六1）。

爲什麼用棕樹來形容身量呢？當然是因爲高聳挺拔，但更重要的，是因爲棕樹的根；外面雖然看不見，裡面卻又多又密又深。在曠野中的棕樹，若來不及長深，就要「夭折」了。那些根淺的都被淘汰了！

棕樹到了成熟，就結果纍纍。這裡又題到兩乳，但顯然和前面不一樣——不是小鹿的羞怯或美麗，而是果實纍纍。果子是可以餵養生命的。婦人生子哺乳，是神造人的自然安排。現代科學容或有最新的合成配方，還是不如母乳；不用消毒，並有各種免疫體。

這真是希奇，乳可以從男女的歡愛與享受，成爲生命滿足的供養。你若仔細想想，你眞要希奇神的創造。我們說「乳養」（帖前二7），就是用乳汁餵養，這是對幼小生命唯一的供應法。

果子

成熟的聖徒，他的果子是什麼呢？加拉太書五章廿二節提示了：當一個人身上常有

仁愛、喜樂、和平……這些果子的時候，周圍的人就得供養。許多年幼的基督徒，道理不懂，不能吃乾糧，唯一知道的，就是那些帶領他（乳養他）的人，流露出那些生命的果子。我們問問自己就知道：在我們生命幼嫩時，最能供應我們的，就是我們心目中的「好」基督徒。好在那裡呢？就好在他的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上。

水乳交融的愛情

第八節的「我說」，是一種情不自禁的參與。王（作者）正在那裡愛中稱讚的時候，不能再保持第三者的身份了。他說（幾乎是不經過思想的說）：我要上這棕樹（棕樹）可能還在跳舞！

如果用舞曲的方式表現，這裡正是王加入與女合舞的時候（我要抓住枝子。）兩情歡愉、水乳交融。不僅共舞，還要對唱。

王唱說：「願你的兩乳，好像葡萄纍纍下垂」——這正是他加入舞蹈之時的思潮；他又唱：「你鼻子的氣味香如蘋果」。鼻中的氣味，反應出一個人的健康情形。並且鼻與

鼻湊近，是一個非常親蜜的舉動。今天在美國，賣漱口水是一宗大買賣；就是怕親近時因惡臭大煞風景！弟兄姊妹，你屬靈的健康如何？可以讓主靠近嗅聞嗎？還是你必須用許多除臭劑？

王又唱：「你的口如上好的酒……」女子立刻接下去：「為我的良人下咽舒暢……」。這裡的所有格：「我的良人」，似乎讀來混淆，其實沒錯。中文譯者雖加上「女子說」，卻不能表明兩人搶話的熱烈情景。「下咽舒暢」的現象，發生在親吻蜜愛、相擁入眠的情況下。

第五幕第一景到這裡結束了。

弟兄姊妹，你喜歡雅歌的劇本嗎？你嚮往在你夫妻關係中，有一種深厚的愛情嗎？（你必須耐心的培養發展）你和主中間生命的交通又如何呢？

愛主更深

雅歌的發展，一步步叫人看見書拉密女生命進步的光景。聖徒生命的實質，不在外表的熱情（熱情也是重要的），而在於與主的關係上，有無真正的連接。雅歌的中心，不

在於「工作」，但是我們卻又明顯的發現，書拉密女生命成熟之際，不工作也在工作；並且她在工作之間，散佈了對生命的熱愛與喜樂。生命成熟的基督徒，豈不當在事奉中享受主，並且以享受主為他的事奉嗎？

讓我作一個簡單的見證。多年前，我遇見一位曾經帶領過我的弟兄。我們只有短短幾分鐘的時間講話，我怎麼能把七、八年的事用五分鐘講完呢？所以我就對他說：「弟兄，請你放心；這麼多年下來，我對於讀經的熱忱，有增無減。」當時我以為這句話很達意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喜愛讀經也不能代表一定愛主。不過，我想告訴他的，也許他也能領會；那就是：我願意愛主更深。

沒有人會嫌自己愛主太深了，相反的，聖奧古斯丁的名言，說：「可敬愛的主啊！我愛你實在太遲了！」這是他從心深處發出的感嘆。我們學著說，有時也不像；因為不是那樣的真心。有時我們是又羨慕又沮喪，感到自己不能無條件、無限量的愛主。

在愛主的經歷上，許多人有極豐富的感情，寫成了永垂不朽的詩歌。經歷愈深的人，感人愈深。

我無意獨尊那一位作為愛主者的代表，但 Bernard of Clairvaux 卻是無庸爭辯的一位。他有一首詩歌：「耶穌只要一想到你」可算燴炙人口。讀完他的傳記，你會不知

不覺的說：「我願向他一樣愛主！」

註

註一：參看有關一章六節（第一幕第一景）及二章十五、十六節（第二幕第一景）的註釋。

註二：“At the impulse of Thy love” from “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”, by Frances R. Havergal

註三：Anna Waring 的詩歌·「父，我知道我的一生」第三節。(Father, I know that all my life)

註四：Tenney: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.5, p.422

註五：Keil & Delitzsch: Commentary on the O. T., Song of Songs p.123

註六：這個「堆」字，可能還有另一說法，就是像約瑟夢中看見成捆的麥子那樣。若這譯法準確，女子的腰像「一堆麥子」，就很容易明白了。

註七：「夫妻之愛」(Love Life for Every Married Couple 中譯本) 嚴彩琇譯，惠特

醫生原著 (Ed Wheat, M.D.)，大光書房出版，第七四頁

註八：出卅 9；卅三 3、5；卅四 9；申九 6、13；十 16；卅一 27 等。
註九：參于力工著「聖經助讀本」，第八九九頁。

第二景 田野村莊中的逍遙（七章十節—八章四節）

從七章十節起到八章四節，是第五幕的第二景，是女子的自白，在以田野村莊為背景的情況下，更襯托出她心靈中的自由奔放！

主題一：深相契合的愛情

「我屬我的良人，
他也戀慕我。」

（七10）

我們參考二章十六節和六章三節，就會發現這「相屬」關係，一現再現。（舞台上反覆出現熟悉的曲調？）只不過這兒又略有不同變奏，多了一個「戀慕」的感覺。這是東方文化特有的含蓄美。其實也是深藏的感情所流露出來的成熟。這種感覺，我們最早在亞當、夏娃的婚姻關係中看得出來。

創世記三章十六節，神說：「你必戀慕你丈夫。」當時神要夏娃戀慕丈夫，好像是一種責罰，其實卻是保護（今天女權運動者未必想過這一層深意）。

現在倒了過來，丈夫戀慕妻子。

妻子戀慕丈夫是很苦的一件事。丈夫情份已斷，妻子仍依戀不捨，這真是近乎一種咒詛了。丈夫不戀家，九條牛也繫不住！

這兒的情況是個祝福，彼此因深刻的愛，而有戀慕的心，正像箴言第卅章中，才德的婦人是丈夫心裡的依靠（箴卅11）。

田野風光

「我的良人！

來吧！

你我可以往田間去，

你我可以在村莊住宿。」

(七11)

在第一、二章起頭的時候，我們已經很清楚的看出本書的田園氣息（參一16～17；二1～17），王女和王都羨慕，並享受那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。他們不願定在宮殿中，寧願以大地為戀愛的場所——「以青草為床榻，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梁，以松樹為椽子」。

在這裡王女向她的愛侶發出求呼：「來吧！我可以往田間去……」為什麼去呢？

「我在那裡要將我的愛情給你。」（七12）重溫舊夢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已經結婚超過廿年了，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我真感到需要和我所愛的離開繁忙的工作，退隱到無壓力的環境中，更新彼此的愛情。愛情在無拘的自由中，才得滋養。

時間是個大因素；忙碌是愛情的慢性毒藥。今天好多夫婦婚姻亮起了紅燈，是因為工作太忙，而沒有彼此的時間；等到事業忙完略停下來，發現彼此的承諾已經變質！真是可惜。

田野與屬靈的健康

「神就是愛」，要進入基督與新婦的愛，我們也必須有與主同處的時間，以主耶穌自己為例，祂不是也常在耶路撒冷忙碌之後，退到伯大尼去嗎？伯大尼的意思是「屬靈的

健康」。主耶穌也常帶著門徒：「暗暗的退到曠野」，要教導他們退隱的價值（參可六31）。還有什麼比這樣自由逍遙田園的生活，更能引人進入基督的交通呢？許多教會也常常舉辦各種退修會，但有時退修會更像是「進修會」！比平常還要忙！這當中的分別，就好像公園與遊樂園。遊完樂園回家，比原來更累。

田園是一個自然、寧靜、無爭的環境。在這裡沒有名望、沒有從者、沒有世界（世俗）的系統，連宗教世界的紛擾也不存在。人到曠野，還有什麼可爭的呢？

好些事奉主的人，不知不覺被推到一種「作大工」的心態中。人人都指望工作擴展、人丁興旺，認為這才是成功。有多少人讀了趙鐸基牧師的書，不羨慕作大工呢？工作能大有很多因素，但是要平衡作大工的慾望，卻只有從愛主、與主親近的路上走。天然人作大工的思想，不知驅策多少人走向「工作狂」的路！

雖然如此，我們的話又要朝平衡裡說：一個人也不作工，也不肯親近主，他不是屬靈，反倒成了「又懶又惡」的僕人。

我想愛主和工作的平衡是可能的。平衡的結果，叫人愛主而自由的工作。這也不一定工作小，當他把工作的思想放下的時候，反倒無處不可以作工。當衛斯理約翰說：「全世界是我的教區」時，我相信他不是說到工作的勢力範圍，而是說到事奉的自由。

我的良人，

這都是我爲你存留的。」

(七13)

風茄大概是一種有香味的果子(註二)，它的作用，一般人認爲是一種催情劑。聖經的記載，只出現過兩次；另一次是在創世記第卅章(十四—十八節)。利亞以風茄爲價值，把雅各雇了一夜。但是風茄究竟是什麼？沒有人確實知道。好在這對於雅歌本文的發展，沒有多大影響。

愛情的奉獻(十二節)不是一句空話。說了「要將愛情給你」的，也有各樣果子爲她的良人存留(十三節)。舊約裡一個很簡單的命令：「不可空手朝見耶和華」(出三21；申十六16)；新約論到愛弟兄，不可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爲和誠實上(約壹三18)。

一個真愛神的人，他的喜樂、痛苦，內心深處的感覺，是只有對神宣洩的。我們前面引用海弗格爾的詩，最末一段說：「收我愛情，哦我主，只在你前才傾吐……」我想很靠近雅歌這裡的經歷。不僅是主動的奉獻，更是專一的奉獻——「爲我的良人存留」。

信徒對口舌的控制，是一種屬靈生命成熟的測量，在順境時稱頌神原非難事，但在苦境時仍然讚美，那是真正捨己的愛，希伯來書稱之爲「頌讚的祭」(十三15)，那是向

擴大視野

這一個經歷的發展、和生命的突破，真是不易說明白。我們這樣想吧：王女由核桃園中（六11）步入田野村莊（七11-12），豈不是視野的擴大嗎？視野的擴大，叫人超脫、淡泊明志；被野心抓住，使人焦慮。

「我們早晨起來，

往葡萄園去，

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？

石榴放蕊沒有？

我在那裡要將

我的愛情給你！」

（七12）

這幾句話，基本上與六章十一節並無二致。但是田野、村莊，要比核桃園大多了。一個人在核桃園中注意主所注意的（生命現象），到了田野村莊，還是注意生命現象。工

作的擴大，並沒有轉移他專注於主身上的眼目。我們不是拿工作的大小，來判斷他愛主的程度，而是依他愛主的真實，來看他工作的價值。前述的 Bernard of Clairvaux，若不是有人把他的作品從舊書攤裡找出來重印（註一），會有多少人知道他曾經這樣愛主呢！他的生命，到現在還在供應人。保羅說：「若有人愛神，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」

（林前八3）感謝神，歷代都有神珍藏起來的寶貝。

弟兄姊妹，你愛主嗎？還是你只愛為祂工作呢？（我是對那些「同蒙恩召，進入祂葡萄園的發出提醒。」願主使你對工作的眼光改變，讓你自由的工作，而不是被工作催逼。願你因愛主的緣故，視工作為喜樂。弟兄姊妹，你在葡萄園中作工的時候，你還真的是愛主嗎？你能不能像書拉密女一樣說：「我在那裡要將我的愛情給你」？

主題二：共享新陳美果

「風茄放香，

在我們的門內

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。

神最深的愛。

有些果子，要吃新鮮的，有些要擺一擺，成爲乾果。王女說，「我們門內有新陳佳美的果子」。有些見證，剛被主得著時就要拿出來，聖靈新鮮的膏抹，使見證大有能力。有些經歷，卻要回味，好像醇酒，愈陳愈香，當他追述的時候，十字架的苦難也成爲甘甜。

更新不斷的奉獻

奉獻的經歷應當像是長江大河：綿綿不斷，且行且深，越去越遠。我讀到「新陳佳果」這四個字的時候，我就想到，作爲一個傳道人，會有什麼新果獻上呢？傳道人奉獻什麼呢？金錢嗎？我相信大部份傳道人，在十分之一的奉獻上是最早的學習。我不敢說傳道人個個都忠心的實行十分之一奉獻，但凡不能奉獻的，也不能長久事奉神。

那麼是時間嗎？人人都知道傳道人沒有上下班的時間。所謂「全時間」，他把一生的時間都奉獻給主了，還有什麼呢？

家庭嗎？子女嗎？有多少傳道人惋惜他不能參加孩子的家長會呢！但是這一切的奉獻犧牲，會叫他的事奉（工作）更有效。不是嗎？

（他的「奉獻」動機，有時自己也分析不清！）

所以，傳道人最難奉獻給主的，就是他手中的工作！工作是爲了主作的，工作的成果卻留在自己手中！如果他在牧養教會，最難奉獻給主的，就是他的教會！包括他在教會中的地位、權柄……。

把教會奉獻給主，也和個人的奉獻一樣，包括各種辛酸的經歷——甚至好像亞伯拉罕獻以撒一樣。當你看見教會被摧殘破壞，你手中辛苦建立的工作被拆毀的時候，你還能低頭敬拜神嗎？我們再來讀保羅的書信，當你讀到他對哥林多人說：「我把你們……獻給基督」的時候（林後十一2），你就知道這句話有多不容易了。

所以，在奉獻的徹底上，考驗我們愛神的深淺完全。

外歛內放的愛情

「巴不得你

像我的兄弟，

像吃我母親奶的兄弟。

我在外頭遇見你，

就與你親嘴。

誰也不輕看我！」

(八一)

愛情的流露，是一種神聖的事；但是在雅歌的時代背景，男女當眾親嘴擁抱，恐怕不能見容於社會。男女的歡愛，總是一件十分隱私的事。弟兄之親情又自不同；因為知道不是男女之私，再熱情奔放也不致引人側目。

雅歌是照著東方文化的背景寫的，所以才會有羨慕「巴不得作弟兄」的自由。時代的差異，加上西風壓到東風；使得這樣一種受約束的夫妻情份，更彌足珍貴。

倒空

「我必引導你，

領你進我母親的家，

我可以領受教訓，

也就使你喝

石榴汁釀的香酒。」

(八二)

這裡又是新的一景，到了書拉密女母親的家。我們先前在第一章見過「王的內室」，以後在第三章，又有「到懷我者的內室」。所以我們知道這又有新的內室經歷了。

內室的經歷，都是學習的經歷。王女說：「我可以領受教訓。」這真好。「領受」兩字，真是傳神。我們立刻想到馬利亞在主腳前坐下（路十39），她真願領受主的教訓。又像主自己年幼進聖殿時，坐在教師中間，一面聽、一面問（路二46）。

屬靈的長進，就怕失去學習的心態。一直覺得自己不夠，就一直願意讓主進入心中，這是蒙福的秘訣。主在登山寶訓說：「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……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」（太五3、6）

「謙受益，滿招損」也適用在屬靈的事上。真正的謙卑，不是表面工夫，而是裡面的倒空（「不恥下問」、「君子虛懷若谷」）。並且，「肯學習」的態度，是防止未老先衰的維他命。有的人五十歲就預備當老太爺，有的人到八十歲還精神矍鑠，不在於他的生理年齡，而在於心理年齡。

屬靈生命也是相同，有些人卅、四十歲就倚老賣老！（我真不能解釋，教會中總是有些人喜歡倚老賣老。）有些人到了八、九十歲還是飢渴慕義，回轉像小孩子。

誰有生命力，誰已衰老，一眼就看得出來。

充滿

石榴作酒，顏色一定也是紅的；和葡萄相近，好像血的顏色。石榴的子粒很多，用來預表生命豐富也是挺合適的。但由石榴變成酒，其間必有榨、釀的過程。

倪柝聲弟兄曾有一篇譯作：「葡萄一生的故事」，原是雨果伯錫(Ugo Bassi, 1801—1849)傳講的信息（註三）。他用葡萄的經歷，說出一個跟隨主的人經過十字架的剝奪，而產生美酒供應人的故事。當時在傷兵醫院中傳講的時候，許多人為之動容而歸信主。以後被金漢彌敦夫人(Mrs. Hamilton King)改寫成長詩。

這首詩歌所以感人，乃因它說出了寧受一切生命的損失，讓主享受的崇高情操。

雅歌中的女主角，也有這樣絕對奉獻的美德。從八章二節中，你可以看見她一面虛心的領受，一面全然的奉獻。愛慕主到這一個地步的人，是倒空的人，也是充滿的人！

他也是個沉醉於主的愛，享受主的人。

陶醉

「他的左手必在我頭下，
他的右手必將我抱住！」

(八三)

這兩句話，和二章六節幾乎一模一樣，只是加了兩個「必」字。(英文裡(註四)是用時態的分別來表明。)

很顯然，這兩句話不是對白，這是一個親蜜的姿勢。在這六幕劇中，凡是能重覆的，都是為加強印象。這兩句話的親蜜姿勢，更應該是個特寫鏡頭——近景？遠景？兩都相宜。舞台上在一片漆黑中，只矇矓照出愛侶親蜜的擁抱。

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原劇中要有兩個「必」字的意思：劇情發展到這裡，怎樣表明兩人相愛、相知、相屬之深呢？只有用這個靜景來表明了。

(燈光)

(主題戀歌又起) (參第二幕)

「耶路撒冷的衆女子啊！

我指著羚羊，

(或田野的母鹿) 囑咐你們：

不要驚動，

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，

等他自己情願！」

(八4)

(幕冉冉而降)

(第五幕終)

註

註一：我們很容易忽略了中古時代修道院對屬靈事情的貢獻。像 Bernard of Clairvaux 及他的同伴，在愛神的經歷上，就不大被人記念。他從雅歌中傳了無數篇的信息。

在愛主的學習上相當深入。參「The Love of God, Multnomah Press (Portland, OR)

註二··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; Vol.1.4, P.66

註三··見陳希曾著「曬熟的美果」。

註四··Living Bible 有時態的分別，NIV, NASB 則兩處完全雷同。KJV 根據八章一節，一路都用假設語態 (should) 翻譯下來。